

印支三邦的反共情勢

張耀秋

一 越南抗暴運動風起雲湧

從傳統上言，越南這塊好似一條眼鏡蛇的土地，南北之間，向來就是有差異的。法國人統治越南後，將其分為南、中、北三「折」，雖是分而治之的計謀，但亦是實際情況的反映。至抗法戰爭時代，北越的「越盟」已被「勞動黨」所篡奪而迅速赤化，打着「反共反法」旗幟的黨派及宗教團體都由北而南，形成了南北越自由與奴役對抗的局面。至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決定以北緯十七度為南北越的界線後，由北越南逃者已達幾百萬人。所以十七度線，在南越廣大人民的心目中，不僅代表了地域觀念的不同，也是自由與奴役的分水嶺。

南越陷共後兩年多以來，其人民不是遭赤魔零星的或集體的屠殺，就是被他們奴役、蹂躪、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境。幾十萬的南越軍警及公務人員，現已成爲集中營的囚犯，或者早已運到河內一帶做農奴，或者關在西貢附近的郊區，過着非人的生活，他們終日要做極重極苦的工作，不但難得一飽，還被視同牛馬，常受皮鞭抽打。

從北越前來南越的共幹，凶惡貪婪，氣燄萬丈，既接收了以前南越政府的一切，又沒收了南越官員、富商和地主的房屋及其他產業。成爲全國統治者的河內政權，亦由北越共幹所獨霸，無論是北越或南越的人民，均無發表意見的餘地。以前在南越各地替北越流過血、拚過命的所謂「越共」，也已「兔死狗烹」，投閒置散，能分得微小的官職者亦極爲少數。

勞動黨派遣了幾萬名黨徒到南越，充任保安官員（特務頭子）、區長、教師及稅捐、海關等類公職。河內政權的大計劃，是以發展農業爲藉口，將都市裏的中產階級遷移到荒野，祇西貢一城就有七十萬人，下放到所謂新經濟區。共黨更聲言要把一千萬以上的城裏人變成鄉下人。過去積極參加反共戰爭的高地苗族人民，亦已被驅逐到邊遠的叢林；從雲南邊境到南中國海一千餘哩沿海地帶的密集人口，現在也被共黨用暴力強迫分散得七零八落。

西貢已改名「胡志明市」。該市未被下放的人民，每人每月祇配得九公斤食米，三個星期始配得半斤肉類，經常陷於饑饉的邊緣。戰爭已使越南的經濟陷入悲慘的境地，以前，越南是一個有大量食米輸出的國家，如今却鬧糧荒。湄公河三角洲，目前已難養活南越各大城市的人口，更沒有能力來協助解決北越的糧食不足。南越有三百多萬人失業，去年的通貨膨脹率差不多爲百分之五十。^①故越南人民在共黨統治下的悲慘生活，可以想見。

註① 香港「工商日報」之「南越人民生活悲慘」，一九七七、五、二十三。

由於北越共黨的暴力統治，南越自從淪陷之日起，即到處響起了反共的呼聲，抗暴武裝在山地農村蟻起，連西貢市區的教堂，也變成了反共抗暴的司令臺，一度作為與共軍進行巷戰的堡壘。由陸續逃亡的難民透露：所有昔日反對阮文紹政府的宗教團體，日前都轉而反抗共黨統治，且其立場之堅決，鬥爭之激烈，較當年尤有過之。據去年十月十一日倫敦「星期時報」報導：南越尚有卅餘萬人民，正在與河內政權作戰或從事破壞騷擾，湄公河三角洲的九省之中，便有七省迄未接受北越的統治，主要抵抗集團，計有「和好教」、「高臺教」、「天主教」等宗教團體，此外尚有前政府的陸軍官兵約兩萬人，並未繳械投降。連河內方面，亦經常對南越的騷擾事件予以自承。^②

以西寧省為基地的「高臺教」，擁有卅萬教民武裝，在南越赤化前，共軍的攻勢已接近西寧外圍時，該教會一面號召教民重組自衛武裝，一面通知已被徵召入伍的教民回鄉保土，致使此一區域成為堅強反共的特區。「和好教」的活動地區，在西貢以西至高棉邊境一帶，包括南坵最肥沃的產米區。自三十年代建教後，「和好教」即擁有武裝，并曾一度加入「越盟」而進行抗法之戰；至一九四六年春，其教主韓福蘇因無法接受馬列主義而私自南逃，卒被越共逮捕裂屍，教徒多被集體屠殺，因而該教與河內政權，不共戴天。此後其南逃之武裝教民。雖已為西貢政府所收編，但宗教活動如故，且可指揮其教區的農村自衛武裝。^③日前南越雖為北越共黨所統治，但「高臺教」與「和好教」教徒的分佈地，都已成了反共抗暴的游擊區。

南越中部高原——包括福樂與邦美蜀等地，其山地少數民族向稱慍悍，尤其「農族」人民，更是能騎善射，堅決反共。由他們所組成的山地特種部隊，受過美軍的特別訓練，並擁有精良而適宜於深山中使用的裝備，故北越軍南侵後，整個高原地區，已是荆棘遍佈。一向領導佛教徒反對阮文紹政府而為共黨所利用的釋智廣，在西貢淪陷之後，又因反共而被捕。^④今年元月廿七日越共電台指責廣安寺召開佛教徒第七屆大會并堅決拒絕親共的三省代表參加。^⑤而去年西貢榮山天主教堂神父夥同反共游擊隊，以該教堂為堡壘與共軍展開巷戰。^⑥這些事例更可顯示在南越擁有廣大信徒的佛教和天主教，亦已成為反共抗暴組織的地下機關。

另據美國政府人士報告說，越南被共黨奪佔已達兩年，一些以前的越南軍人和其他反共份子仍在從事小規模的游擊戰爭。一位政府官員說：「反抗活動仍在困擾着共黨當局。」他指出發生抵抗的地區是在中部高地、沿高棉邊界的湄公河三角洲、西貢北面的邊和、西貢東北面的春祿和大叻的周圍地區，以及沿中國海的藩切。反抗勢力包括越南傘兵部隊、海軍陸戰隊及正規的陸軍部隊

註② 「中央社」倫敦電，一九七六、十、十一。

註③ 「東南亞新興國家」，中冊，朱鶴賓著。

註④ 「合衆社」曼谷電，一九七五、八、十二。

註⑤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六、元、廿八。

註⑥ 「法新社」西貢電，一九七六、二、十五。

。好鬥的高臺教人士和山地部族人民也在困擾北越軍隊。^⑦

自南越淪陷以來，河內報章於本年六月九日首次正式報導，越南以南十七度線地區出現武裝抵抗運動。「越南軍隊日報」說一九七五年四月份，大叻附近林同省前西貢政權軍隊殘餘共有三萬三千一百六十六人正在頑抗。^⑧越南內政部長陳玉璜在越南共黨理論雜誌五月號一篇文章提出警告說，由於越南民衆面臨着糧食短缺和其他「暫時性的困難」，越南可能發生動亂。又說，美國和南越政府所遺留的大量情報、間諜和秘密機構殘餘人員，仍在製造事端。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正在越南難民中吸收一些人訓練成「地下活動諜員和間諜突擊隊」，並讓他們滲透返回越南。由上所述，可知越南的抗暴活動正不斷發生，而困擾着河內政權。

二 寮境遍燃反共戰火

寮共控制寮國，建立政權之後，原任寮國軍警公務人員，除逃亡者外，大多遭到清算鬥爭，或被押送至寮共老巢的桑怒與永猜，然後分批「下放勞改」，在瘴癘瀰漫、蛇獸叢集的滇寮洪荒邊區，受盡折磨。

小家庭的農田，都被併入大型「公社」。過去可免賦稅的農人，現在必須將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三十的稻米收成繳交「國家」倉庫。共黨不僅進行穀倉附近場地的貯糧調查，而且還警告農人未經當地共幹許可，不能吃雞，較大的企業已被收歸國有，工廠半數以上關門，外國貨物無法輸入，存貨日少，黑市物價高漲，人民生活極為困苦。

共黨的暴政已使寮國人民普遍感到幻想破滅，因而憤慨填膺。寮國與泰國僅隔一條湄公河，乾季期間河水淺涸，人們可涉水而過。兩國沿河邊界綿長千餘公里，故自寮共控制寮國之後，迄今約有九萬名寮國人越過了湄公河逃至泰國，而且每個月仍有一千人繼續逃亡。^⑨除少數已爲法國、美國、中華民國、澳洲等國收容外，大部份仍留在泰國東北部的廊開府、坤敬府及烏隆府。北部的難府和清萊府也設有十多個難民營，都住滿了從寮國逃過來的難民。他們隔着湄公河，遙望彼岸，眼看故國河山與昔日家園，在共黨的蹂躪與荼毒之下，今已面目全非，多少親朋故舊在鐵蹄之下，過着非人的生活，於是國仇家恨，湧上心頭。因此許多寮人乃化悲憤爲力量，再冒險回到寮國展開反共抗暴的英勇行動。

兩年以來，寮共雖企圖以殘酷方式與高壓政策將寮國人民置於共產奴役之下，但是寮國反共自由苗軍，與志在反共復國的人民，却經常採取「機動戰術」，襲擊寮共軍隊，並截擊其糧食運輸通道。使以往橫行山野打游擊的寮共，反而蟄居城市，不敢隨便輕率下鄉，免遭襲擊。例如駐在寮國南部巴塞百細及素旺那曲等省的市鎮的寮共軍，都不敢遠離市中心十哩以外。除南部地區外，西

註⑦ 「美聯社」華盛頓電，一九七七、四、廿七。

註⑧ 「法新社」河內電，一九七七、六、九。

註⑨ 「時代週刊」，一九七七、七、四。

部的柿耶武里及永珍以北的隆政一帶，也有反共抗暴活動，尤以隆政就是以前范保將軍所領導指揮的苗族軍的根據地，到處途崎嶇，崇山峻嶺，而居住該處的又都是熱愛自由而又強悍善戰的苗人。

苗族部隊具有優越的條件，無論軍官士兵都富有作戰的經驗，反共意志最爲堅強。其次是他們熟悉地形，尤慣於打山地戰，寮國素有「中南半島的屋脊」之稱，全國的山區佔十分之七，平原地區僅佔十分之三而已，他們以山區爲根據地，不斷向平原的共軍出擊，完全處於主動的地位。在印支戰爭時期，美軍留下大量的武器與彈藥，苗族特種部隊保留得最多。

今年二月初起，苗族部隊採取機動游擊戰術，在二處據點向寮共發動襲擊，寮共潰不成軍，死亡有百餘人之衆。此二據點，一在永珍東北九十三公里之「南銀」水壩處，另一在泰國廊開府汶江縣對岸、寮國巴汕縣蒲綿地方。同時，在永珍之西的萬天哇拉村，也有苗族部隊與寮共展開激戰。近月來苗族抗暴軍所造成的壓力，已迫使山汕通往川壙的四號公路，以及穿越骨纒平原的七號公路關閉。連接溫水及蠻巴拉的十三號公路，也不平靜，共黨政權的車輛，只在武裝護送下才能出動。在永珍南邊，以空軍九架「T-28」型戰鬥轟炸機支援的寮共巡邏隊，曾圖在白天維持十三號公路及八號公路的交通，但是入夜之後，公路即全入苗族手中。^⑩

寮國另一部份反共的武力，是以右派官兵爲基幹的反共隊伍，結集了一萬多人，由溥彌將軍領導，活躍在寮國中南部及首都永珍附近。溥彌將軍曾任寮國副總理，在一次流產政變中失敗以後，獲得泰國政治庇護。他是寮國堅決反共的將領之一，現仍具有很大的影響力。寮國赤化後，他從泰國轉到東北部邊境，後又祕密回到了寮國，不久便組成了一支復國軍，與范保將軍領導的苗族部隊合作無間，經常並肩對共軍作戰。

寮王薩凡於三月初被寮共政府以「圖謀反叛政府」的罪名被捕，同時被拘的尚有王后、太子及王室多人，旋即押解到豐沙里的曼高監獄。寮共最高當局已決定把薩凡處死，正在危急之際，范保將軍之弟汪倫上校率領反共軍二千多名，另配合反正過來的寮共國防部長庫旺率領的一部份寮共軍及時趕到，包圍曼高監獄，與駐守的七百名寮共軍發生激戰，終將共軍擊敗，衝破監獄而將寮王薩凡等救出，同時獄中被囚的二百多名反共人士亦恢復自由，這是寮國赤化後反共戰鬥中一次輝煌的勝利。

三 高共反越人民反共

高共過去一向倒向毛共，因它深恐淪爲北越的附庸。越戰期間，胡志明小徑所經過的高棉邊境，和毗連湄公河三角洲的柴楨等省邊區，原由北越部隊借駐，作爲對美軍作戰的庇護所，戰後北越拒不歸還，高棉共軍乃對越共軍展開戰鬥。并企圖兼併鄰接的越

註⑩ 同註⑨

印支三邦的反共情勢

南地區，以便恢復控制許多逃出高共政權的高棉民衆，故越南的廣德省就時常遭到高共部隊的攻擊，越共部隊亦會施行反擊，并挺進到高棉的柴楨，而使柴楨變成了越南和高棉政府相互爭奪的重點。^①

另一方面，在高共陣營內的「吉蔑解放軍」——「民族解放陣線」武裝，乃由反龍諾的皇室子弟所率領的部隊為主體，原爲施亞努的嫡系武力，後來施亞努被幽囚，這支部隊未遭屠殺的，便成爲叛軍，曾佔據金邊通達海港公路中途戰略要地的吉利隆山區，再加上高泰邊境的豆蔻山區，原爲山玉成與施亞努對抗時的「自由高棉」武裝基地。自高棉赤化之後，由於高共的殘殺異己，遂使前政府部隊多集結於此一邊區，伺機與高棉共軍對抗。

在印支三國的共黨中，以高共對人民的統治最爲殘酷，當金邊易幟不到三天，高共即下令全市三百萬人民撤走，前去墾荒，并在共軍彈壓下，走向荒山，走向叢林，一路上飢寒交迫，加上瘴氣的侵襲，死亡載道，棄屍遍野，真是慘絕人寰。

在苦難下的高棉人民，能够逃脫棉共的魔掌，衝出鐵幕的迄今約有三萬餘人，幾乎每天都有難民投奔自由，逃抵泰境。據逃出的難民說，自高棉赤化後，經過棉共不斷的清算鬥爭，集體處決，強迫勞改和恣意殺害的已超過一百二十萬人，使高棉陷入了黑暗時代。^②

四 結語

越南、高棉、寮國於兩年前相繼陷入共黨魔掌，三國人民在共產主義極權暴政的統治下，完全喪失了自由，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共黨的暴政已使人們普遍感到忍無可忍，不甘受共黨奴役與迫害的人們，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冒死逃亡，一條是掀起抗暴運動。因此，自從共黨奪取印支三邦兩年多以來，反共抗暴烽火不斷興起，且有逐漸擴大升高的趨勢。

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九日脫稿

註① 路透社紐約電，一九七七、六、二十六。

註② 合衆社華盛頓電，一九七七、二、二十六。